# 耳談類增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九目錄

長語篇

㳅陵諸詠　　麖俗夜談記

傳奇辨　　大言

集諺謠古言

#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九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illegible] 校
繡谷 唐[illegible]伯成 唐泉叔永 梓

## 長語篇

### 泰陵諸詠

我 皇祖開國於腥羶民物未康浸淫至成化弘治而天清地寧乃 孝宗敬皇帝天縱靈特道鬱凝旒復承其休蕩瑕薉清民物殷阜海內無事百司優游九十有八載猶周成康漢文景可謂至治故其綴衣之辰升遐之夕中外諸臣涵血烏號各搆鼎湖之詠而海內老羸角崩哀詔哭震林谷感亦何深乎嘗集諸臣之詠曰

泰陵遺思錄今病其繁而但操其警句識之物壯則老日盈則虧　後聖有作前徽難嗣即曰人事厥亦天道夫子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溝壑之思其亦有稍近者耶李東陽文正曰寢廟衣裳雲氣冷　泰陵松栢雨聲秋又曰秘殿深嚴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又曰萬方同一慟號哭隱成雷又曰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又曰雲容常昃日露禱必深更歲旱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恤詔朝野共吞聲又曰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又曰孝宗天子真聖人平生好武復好文文多咨謀武籌畧坐鎮海宇清風塵垂衣造膝賜顧問眷遇不與諸書均楊一清曰傷心遺詔龍沙外注目宸容豹尾中又曰人間何日忘弘治天下茲辰哭孝宗（五月七日忌辰也）李夢陽曰先朝無顧命大漸問班師又曰今來松栢望斜日　泰陵青又曰木檎

可汗日新起　泰陵年又曰孤臣萬古淚徧涸　泰陵園又曰
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　孝宗又曰　先帝乘龍去不
返悲風慘淡吹宸極四海哭若喪慈母百官奔走天為黑憶昔
臨危坐御床手挈神器歸　今皇密語丁寧肺腑裂三老親聞
眼流血金縢立剖石室秘此事难從外人說又曰身逢眾朝全
盛日弘治之間我親覲朝廷無事尚恭默天下書計歸壹府五
陵鞍馬速雷電千官氣勢如風雨却憶年年秋月時日與爾輩
同襟期如澠之酒差快意袒跣呼號百不思絃張柱促衣冠禍
綜覈崩奔學士疲倉皇世事难開口物極則反理宜有羸疾已
分沙草田遭逢復折都門柳何景明曰先皇舊侍從獨到　泰
陵前又曰敬皇十八載四海一何安晏成棄萬國予堕哭千官
又曰彌留念諸將顧命託三公又曰臨門日呼召天語舊臣聆

又曰先帝侍臣零落盡　泰陵宮草日霏霏王廷相曰小臣疑
望久不見　泰陵原又曰誰期陵樹果猶有舊臣嘗徐禎卿曰
稽手攀松栢雲天涵淚長又曰當時侍從客慟哭幾人存陳沂
曰君臣胥慶際民物遂生初邊貢曰祠官如可乞長奉　泰陵
園又曰九齡如帝與端可致雍熙又曰却憶先皇御宸極陰陽
和調人足食萬方只解歌太平百姓何曾知帝力嗚呼鼎湖飛
龍去不返五風十雨何由得又曰幸亂懷先帝艱難伏友生又
曰惻憶　先皇日車書走百蠻鄭善夫曰微官渥恩却唯記
孝皇年又曰緬思弘治化歷歷在耳目燮理得所司氣候有攸
屬八風率順序五緯無愆伏廿年宣重光萬國照玉燭平路生
廣庭運甫出荒服所以覆幬下老不聞殺戮廖道南曰　孝皇
當日御明堂十八年中慶澤長道德宗論漢文帝追思亦邁宋

仁皇予亦有句云遥望翔龍　泰陵樹只今下馬漢文又一

虜俗夜談記

陝人曹山人番家塞上習虜事京邸酒所咨問而劄記之曰虜事夜談記抵掌頓令髮豎副墨賢於酒亂矣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也虜則滅倫婦鰥則娶亡論父子祖孫叔姪兄弟死者部落金帛牛馬駝羊皆歸爲部落衆則掾牛馬駝羊饒則富如三娘子爲俺答外甥女而配是也惟生母親女親姊妹不犯疾病相扶持所以貴於人倫也虜俗人病即父母妻子率避十餘里不相顧任其生死死者置帳中凡生前所有衣物戎裝之類悉以殉貧賤者置屍樹上而已深惡死者遷惡及物也虜酋死凡親近侍從悉殺以從若黃台吉死大成台吉皆以殉是也虜法以罪死即沒其家散給其妻孥其次但用九九法罰之耳

虜性極忍虐無所畏敬獨敬天而畏雷家被雷火則其家惡爲人所擯奪以其遭天譴也虜酒𨡬而極薄所謂虜酒千鍾不醉人也每夏馬乳盛時以燒酒曰馬乳酒釜甑之類率類中國然𨡬薄必以酒燒酒始釀能醉人始以祭天敬天故也虜性極忍虐無所信崇信西僧極至見則無貴賤老幼必頂禮摩頂受戒餽遺恒罄所有不惜黃台吉宰生倘不浪死皆以金寶置屍棺內西僧紿令焚屍粉骨和以牛糞造作佛像曰如此即佛咸信從之而取其物俺荅死妻三娘子椎千金裹屍趺坐如佛竟從焚粉金皆竊去不惜其徒欲有言於其酋亦必重賄僧以滑之如俺荅死計龍土骨亦之徒皆宜殉賄而滑免是也虜不食五穀不生痘疹自板升叛逆播種之後及款塞以來稍知粒食即生痘疹老幼不免多死者虜於盛夏必遠避青山之後以蠅蚤

之厲最巨且夥牛馬皆不能堪弱者死壯者病況人乎虜俗女大贅壻聘禮用牛馬羊之類亦稱其家其日父引其子詣女家女則潛乘馬走數十里抵宿其親黨或三五日壻知所在亦奔馬至馬如追亡稱其戚黨曰妳計妳計若妳毋也必強而後回群婦女若爭鬬狀久始歸自款貢以來其酋長咸飽所欲如增馬價金銀銅鐵蟒幣貂裘悉歸焉故其酋長皆不樂戰惟部落窮乏之綜粟不得不願款貢勢在其上則可耳自款貢以來華人貪小利而法弛凡禁物皆以與虜貿得無用致虜皆堅甲利兵倒授太阿失計之甚夷使出入居我輿裡虛實盡知胡越一家深慮則未先朝邊民村有地窖虜來倉卒避匿今皆湮沒一旦變起避匿無所民非我民也邊民所以能障虜者其技力善戰皆虜類耳故其婦女皆能彎弧角虜先朝懸賞格得虜一首大

鏹一錠民爭利故虜閫納款不戰皆反棄而他操民不知兵後世必有驅市人而戰者而後可虜即稱貢市然今年增綵幣明歲索兼金增索不已給賜不休特欺貢名佳耳所貢夷馬或僅如羊豕值一二錢乃瀕虜之物反抱而行更有割唇斷尾過手即死者而以給軍賠價必十倍大抵邊計剋削軍伍以賠夷馬尅減餱糧以充市價猶割貓以飼鼠烹犬以食盜掩耳盜鈴自云無覺上下相蒙支吾旦暮而已可歎也以予觀之天地間有虜自是一種沴氣所生實則匈奴寵之以天驕若然虎狼蛇虺皆天驕乎其俗惡如此地厲如此性暴如此生活亦如此亦天厭其好殺而假手其俗以屠戮之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即曰犬羊中國犬戀主羊跪乳有義有孝敝帷以待死無故而不殺亦有餘辜焉非若虜之為犬羊也天地間華夷自是一

大界限虜既以食穀疮痘何若各從其俗勿相侵犯無利亦無害乎夫以虜性之暴尚知敬天畏雷信西僧則所以為表餌之策羈絡之計者或借此其間亦一端也中國數十年賴款貢得上下安枕昔之計事者亦惟計目前而止人有中矢者召醫師治之醫師截去其桿其家曰鏃在內柰何曰我是外科技止此若要去鏃須召內科此昔之計事者志也藉曰長顧却慮貽謀先知所謂綢繆户牖及國家閑暇則有太吴在君其問諸水濱

傳奇辨

今傳奇稱蔡邕登上第壻相府母死不歸按史邕性至孝母病三年衣不解帶及母卒廬於墓側兔馴擾室傍木生連理與叔父從弟三世不分財自稱年四十六孫特一身以應詔直言忤中常侍罪棄市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

朔方則前事皆非也始拜議郎漢亦無狀元事　又謂呂蒙正與劉女居破窰接史蒙正祖夢奇户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龜圖多内寵與妻劉氏不睦並蒙正出之淪躓窘乏及蒙正擢進上第一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又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吏部尚書則所謂貧窘及稱與劉氏並逐有因而非其妻累葉貴盛且何至貧若是妻本宋氏何得稱劉木蘭寺為王播詩其傳會昔人皆言之矣　猶閑壯繆單刀會有之曰羽與肅鄰數至狐疑肅常以歡好撫之又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住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赴會　李宸妃本婉儀即章獻太后侍兒生仁宗后無子鞠以為子兼令楊脩儀視之后與妃保愛特至及帝即位婉儀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莫敢言故終太后世帝不知為妃出

也明道元年婉儀卒始進位宸妃稱懿楚王即所謂八大王也始為帝言本宸妃生而妃死於非命帝慟哭哀怨發妃柩玉色如生礼製皆與后同始嘆人言不足信待后家益厚則宰相呂夷簡諷諫之力也何有刺死河邊及貶后之說第妃塑斂不損帝心卜當得男則有之矣　班超家貧為官傭書劳苦積歲遂爾投筆欲效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而不因任尚々為超被徵時以戊己校尉奏拜都尉及超還與交代而非以憤報尚其他班姬上書徐幹為友則有之　薛仁貴以田為業遇太宗征遼應將軍張士貴募斬將立功當時已知名仁貴好着白衣自標持戟腰鞬两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望見之問着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嗟異賞賜甚衆已又曰朕舊將皆老欲擢翹勇付閫外莫如卿後與九姓戰發三矢殺三人虜遂降軍中歌曰將軍

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士貴起群盜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征遼還以其親冒矢石帝歎賞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卒陪葬昭陵仁貴功自昭顯士貴亦何得蔽之至以罪死乎語不知從何起也　尉遲敬德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諭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敬德敬德謝罪語止此無畛再復起事又趙穿弒靈公而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春秋書之曰趙盾弒其君屠岸賈之欲誅趙氏也徧拜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此其言直凜秋霜矣第岸賈非誅盾之人也而程嬰公孫杵臼匿武立趙則趙氏之死友謂之忠於趙則可觀此戲劇無一不髮上指其未察盾之罪耶彼晉導於敦獨免春秋之書何幸　馮京字當世自鄉舉至

廷試果皆第一𦬊猶未娶宰相張克佐欲妻以女方負宮掖勢權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京笑不視力辭以出久之始為富弼壻又為晏元獻壻故曰三為丞相壻京父名式為左侍禁而非商總無馮商之名還妾事乃狀元馮涓之父從政無子買妾見妾髻中繫白訊之乃自鬻以葬親傷之即歸妾不問前直後旁女父来謝曰公德已奏之　上帝令君家富貴涓〻不絕果得子名涓中狀元而非京父也或以馮誤而狀元一也

祝英臺事極實而傳者不備今載之祝與梁山伯同學已祝歸梁訪之始知為女子欲娶祝而祝已許聘馬氏梁悵恨後三年為鄞令死遺言葬我清道山下及葬祝適馬氏過其地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知為梁冢哀慟失聲冢忽裂攝祝以入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石封祝為義婦則尤異今語謂墓棗成婚

祝九娘是也又博物志一事正類此故並載之梁國女子許嫁而夫不歸女家強以更適竟病死夫歸至墓棺開女活二家諳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未可以常理断宜還前夫豈偶同乎王允董卓呂布傳俱無貂蟬名但卓傳謂卓使布守閤中布與侍婢通情不自安因往見王允自陳時允與士孫瑞密謀誅卓因屬為內應卓果被誅卓傳又謂卓馬驚車折旹其小妻止之則婢非委心布者其事皆不可知也然李献吉豫章行曰黃河雖大川所嗟流不清千里能一曲不如直道行王允輔京室李杜晋其名則亦以實歸之矣

灌園按戰國策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变姓名為莒太史敫（音躍）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于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女為

后生子建敫曰女無媒而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礼襄王卒子建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貽后王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后引錐椎破之曰謹以解矣后死后後勝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戰伐國亡后之才智且賢若此固宜識王于傭過太史遠矣以殁身存危齊于虎口四十餘年也豈偶然哉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去秦而歸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朞年揣摩成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說趙王趙王大說封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

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曰以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安可忽乎哉六國捨秦策勿論矣然秦志不過富貴非有烈士之風如魯連子足以成其謀也故猶邯鄲狗鬭之客而勢格于連雞無成矣車裂之慘何如過洛陽時耶　侯鯖錄載鶯鶯傳十段本元微之事而後代以張珙名鶯鶯一書二詩頗極情致字字刺心墮淚詩曰自郎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棄置緣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而微之絕婚之意曰有尤物必有尤禍不妖其身則妖其人可謂偉識勇過孟賁矣攖蒲者為朱泚之黨丁文雅與微之有舊寓書息兵而無所謂孫飛虎也相傳晉救

寺有石刻鸜﹅像微有肌今問謂無或其人憒﹅耳

管涔子曰包侍制初守濠州時祭貴善之究其法凡死人要生類人貌與同者令飲極醉與死人同寢而深納舌其口中死人自然語其根因卻令人隔房聽之而因以察貴善究則所謂孝肅斷陰治鬼其以此耶大抵諸說家好組織事故以成其離合悲歡而不必其實有有因者有無因者如班超尉遲華無關枉直獨以至孝稱不孝至慈稱不慈令人悲傷涕出憤恨而詛詈則不可況賢聖帝王耶

大言

武昌熊維禎談其邑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予以往所聞續談維禎大詫屬予記之因筆于此姑蘇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貯郡庫

見蘇州府誌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始盡又崇明灘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海舟人之泅泳夜見山起樓雲兩日並出風亦驟作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自[illegible]命勿言但閉目坐久始定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鯨翅也兩日目也見使琉球録成化辛丑蘇州衛軍人數十泛海遭風飄至一島人皆長三四丈以籐穿我一人於樹間後其人逸出至海邊忽前舟迎載之而長人追至舡已離岸從峭上用手挽舡舡人劍截其一指辨之乃中指一節以尺度之尺有四寸過嘉定令取視留置庫中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堅時河中浮一大屐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籍今陪京庫閣中曾墜一大鵬毛云友萬左史元獻云親見在某郡庫中毛

以久盡獨其孔横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或又載海邊人家忽為糞所壓没從内掘出糞皆作魚鰕腥氣半未化蓋大鵰鳥過遺糞也莊生之言震盪無極其曰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遷海之類似皆是實宋儒皆以為寓言語曰少所見多所怪其斯之謂蜀王本紀載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神異經載太荒中有朴父者夫婦並高千里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皆以荒唐若本紀可虛誣耶

## 集諺謡古言

陳孝廉達夫過滁謂六藉之外因事成語由衷喫緊與所剿襲雅俗所通勸懲皆備莫如古言諺謡故曰真詩出於民間又曰礼失而求之野與夫衍蔓成文而艱深寄意者遠矣第世有小兒誦習賢文非不佳而皆麤鄙不馴非君子所道悉削之而惟

録其馴者成書曰集諺謠古言予甚韙之以為素有志而未暇者也雪窓空寥遊軒不出因攄臆所記而劄記之寄達夫於雝館懲憑之以速其成必漁而截流獵而圍山其庶乎而予此篇莫非凌雲臺材料微删其無當可耳語曰明珠兼乘未若一言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未若坐進此道其斯之謂乎然亦情理閒語至於指一人一事如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隔居一筍餌作都尉厨下養中郎將逐金丸探赤白丸桴鼓不鳴釜中生魚五鹿折角五侯青鯖腹劍智囊李鱗甲諸語皆已有載或當別載茲不具其言曰不知未視諸往　不知為吏視已成事　壯士不病癰曰君子不病癰　君子一言不再　惟食忘憂　智不藉書　士不妄有名　高才無貴士　用才不盡不若閒置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　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

者不祥　死病無良醫　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肥羨
不稱必以惡終　巧詐不如拙誠　物壯則老　失晨之鷄思
補更鳴　溺亂之漸其變為篡　知星宿衣不覆言戒天之秘必窮也
魯般雖巧難為丐者之顏言顏厚也　婦死腹悲推身自知　忍辱
至三公　吃三斗醋作宰相　一忍敵災星　如見大家心死
一薰一蕕十年有臭　高下在心　鏡不自照智不自料
破車饒楔矮人饒舌　曲學多詭辨窮鄉多異說　三世仕宦
方知着衣吃飯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大功
不賞重寄不還　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終身讓路不失百步
刓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不
報德　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　嬖
色不救席寵臣不救軒　女寵不救席男歡不極輪　借車者

馳之借衣者被之　死者復生〻者不愧　周坔音地賊媒以其兩相譽也　屠人饗蔡藿鬻扇者常苦暍　時無楮浣黃土無佛處淂稱尊　士臣不止車生耳　仕宦不止執虎子　全軍而歸尚淂十半　淂全全昌失全全亡　勿謂無傷其禍將長勿謂無害其禍將大　人不鑑於止水而鑑於流水　仁不輕絶智不輕怨　人不求及其何能及　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艱也　揚湯止沸不若釜底抽薪　愛其人者及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　愛欲加諸膝惡欲沉諸淵　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　古人為屋不成三尾示不成也　去物移人　利令智昏　食肉者無墨　变古乱常不死則亡　千人所指不病亦死　不出途泥誰污　解漏人縣之人滿天縣之生相憐死相捐　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　不聰不明不能

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　三折肱為良醫　投鼠者忌器
一日不言百事荒蕪　逐魚者濡逐獸者趨　佐饔者嘗佐鬭
者傷　犬吠屠人　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吃食飽死反怨主
人　曲木惡直繩邪人醜正士　盜泉飛溢廉夫不飲　肯向
狗尾底息陰　已雕已琢復歸于樸　晝不操燭日有餘光
剪稊長穀　嵩高在前丘陵無光　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
智者　挈缾之智不失守器　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陜
人之言曰自古無門匠墓舟三老言門匠皆死水也　孫犢觸乳驕子詈母
嚴家無格虜慈母有敗子　無過亂人之門　禍不好不能
為禍　聖人之言信而有徵　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
不去亦不祥　殺蛇虺者不以傷悳　無謂邦小蜂蠆有毒
網魚得鰻不如啖茹鰻不美之魚也　百聞不如一見　人心不同有

如其面　醜女憎黛丐子諱金　向黃門而稱貞皆所無也　懲其
羹者吹其虀　怒於室者色於市　智種生聖癡種生愚　乘
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　用法如此不如無法　縣官漫〻怨
死者半　削木為吏期勿對畫地為獄誓不入　一夫得理萬
室鳴絃　聽者聽國非必聽實言出群口非必實情　將軍瞋虎齘珠大
夫正海出魚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何常之有
哉　狗彘鬭狸　獸窮則鬬　觥飲不及蠹猴言之在觥飲不思遠大也
救焚不惜燎衣極溺不畏濡屨　大廈拉還不如椽室完整
人之於禍福榮辱大者在天小者在人　天道遠人道邇　守
口如鼻到老無失　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災祥不勝善政
力勝貧謹勝過　誠無詬思無辱　勝觀數定觀理　爭以容
成語因泄敗　喜名者常多怨好與者必多辱　福出者禍反

惡人人亦惡之　孰為為之孰令聽之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傭自賣衰而不售士自譽辨而不信過任之事父不得之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之於臣　稷狐不攻社鼠不熏有所托也　狐死首丘豹死首山不忘本也　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病傷於寵　飲河不過滿腹漉雨不過濡身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簡絲數米煩而不察　日月蝕於外其賊乃在內　釜槩之為量也不能益所不足亦不能容其有餘　千里井不反唾以嘗飲其波也　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也　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其不恒也　富不學奢貧不學儉言自然也　母愛子抱　同能不如獨勝　笑碎美璧動情於破釜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　南海之羽出疆始珍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無其情男子佩蘭而不芳　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斷而敢為鬼神避之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騎衡　千金之子不市死　飛鳥授人救之我祥　蚤淬美名必有所折　盜不過五女門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甘瓜苦蒂　一人登朝百人緩帶　烹龜不爇移禍枯桑　圍棋燒破襖着子尚依然　家聽於尊國聽於君　人惟求舊器惟求新　善復為妖正復為奇　嗜飲者其妻必貧子臂鷹者其家必削　論至道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狂夫之樂聖人哀焉愚者所笑智者戚焉　與人善言煖如布帛傷人以言深如戈戟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同道者相憐同穢者相妬　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目見毫毛不見其睫　三怨成府　謗口鑠金積毀銷骨　蒼蠅點壁

馬𩧂切玉　陽和布氣鷹化爲鳩　鷹化爲鳩識者猶憎其目

猘犬吠堯跖客刺由　毁譽無常朝玄暮黄　蜂房之内不容鵠卵　學書紙廢學醫人廢人猶紙也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　智者不用其短而用其所長　醫匠之心駔儈之語

千金買宅八百買隣　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而照窮　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將門有將相門有相　一心可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　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匹夫無罪懷璧是罪　良駿敗於拙御智士顛於闇世　堂上揄將户内扳城折衝席上　謀

而不得以往知來以見知隱　不受大誡徒為長齋　崩車之
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　果窮失地不生魚龍失水不靈
上牀與鞋履相別　孤欲渡河無奈尾何　射幸數跌不如
審發　兎在麓跳則逐居則肉　蓼蟲死蓼何分遲早　虎豹
之猛人寢其皮　君子之交燠不增華寒不彫葉　賢人歲在
已文士六百之會皆莫能逃　志士多憂　人老多愁　斷酒
白首餔糟而朽　有頍者弁有因有緣　朝無中人不如歸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讀書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怨不期
淺深期於傷心與不期多寡期於當厄　貪狼食不足廉豹食
有餘　清蟬潔餓不羨蠨蛸穢飽　人苦不足得隴望蜀　十
人無善配美女歸愚夫　富貴多士貧賤寡交　富貴他人合
貧賤親戚離　生無一日歡死有萬古名　生老死病時至則

行　旡淂跡安用東西跳也　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

兒婦人語不可聽　釋氏過中不飡　釋氏遇樹不三宿恐以愛生緣

明月之珠藏於蛤蚌　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聖人不廢

聖人之言先迕後合　當食不嘆　禿而施髢　白地明光錦裁作負販袴

掩耳盜鈴　無憂而戚其憂必集　烏形而彰是曰自誣

人者天地之盜天地善生不厭其盜聲效鵲祇增其醜

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　屋漏於上知之在下言上不知也

橐漏貯中獨弗覺與　善始者不必善終善作者不必善成

為地戰者不必成王為祿仕者不必成攻急昕轡者非千里之馭

道無閒無閒而閒是責虛也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娼優拙鐵劍利　朱艸無根醴泉無源

明月之珠不能無纇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馬為左驂牛為右服不可以行百步　馬之似鹿者題千金然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　同舟遇風胡越相救中流失楫一壺千金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　夢棺而淂官夢糞而淂財官者危顛之基財者腐臭之物　君子為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小人為不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天之所興孰能廢之天之所廢孰能興之　父母之於子也雖折樓箠之有愛存焉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仰天而唾不足汚天徒汚其面　衝風之衰勢不能起毛羽　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溺人必笑　介者不慕飾骨靡輕生　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　命雖在

天制命在我　萋菲成貝哆侈成箕　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

廈成而燕雀相賀　陽翟憎無癭之人秦人不知無臭之醜

龍門魚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積習生常　從門非實

姤嫂難並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無受天損易無受

人益難　蒼鷹鷙而就羈鸇鳩慧而入籠　療饑不期於鵰食

極溺不待於規行　紫衣賤俗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移鄒俗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若行不見其益有時而

用　鴛驥不同牢梟鸞不接翼　瓔玖蚤折白石巉嶫　塞翁

失馬魯人生犢皆吉祥可喜之事　靨子在頰則好在顙則醜

各有宜也　功不倍不變常利不百不改往　搔癢之於也先

嬉而後愁　懷珠之蚌常喜暗投　雀夕瞽鴟晝盲夫亦有制

焉．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　不能為而能不為不失

為不能為也　跡履之所出而非履也　密經漏於吞舟　疾行而迯影、、愈多不如息止而影滅　魚不畏網而畏鵜　讐犬供佛、、不之拒鑒其心也　天欲雨鳩逐婦　鶚擊後棲鴟乘垂翼　富而為交者為貧也貴而為交者為賤也　美成在久曰做官如將軍對敵做人如處女防身　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不愿不狂其名不彰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　食桃弗康見李思戒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　人少不諷誦壯不議論老不敎誨可謂無業之人矣　瞽無目而耳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可以聞專於視也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田中之潦入於東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大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　甑糠及米　太白近扉

老牛舐犢　良馬厠外䴥美女充下陳　是聞道百自以為莫已若者也　建鳴鼓以求亡子　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蘭忌當門　急行無善步　君子富可使貧貴可使賤　在則人亡則書　人不可以無年　長箕屈於短逞　兵貴突智貴卒　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

終

#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目錄

## 瑣言篇


天下大勢　　地長
今人寢短小　　天下中
四海中國　　汪伯玉形家盆說
蜀險不宜開道　　平安南後失策
偽漢偽吳苗裔　　產錫地不宜生植
天運　　名字
圖通　　賈道
襟度　　語讖
避名　　弭怨
雷震　　中興

#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

黄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唐、泉　叔永　梓

## 瑣言篇

### 天下大勢

天下大勢秦漢以前莫盛于北隋唐以下莫盛于南又舜分天下為十二州北居其九南居其三周分天下為九州北居其七南居其二漢分天下為十三部北居其九南居其四元始中總天下千二百餘萬户南二百萬户僅天下四之一衣冠風俗之美穀粟財用之多舉在北為當時論者徃々稽燕雲河湟為重江湖川廣為輕不必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唐分天下為

十道南北各居其五宋分天下爲二十三路北居十三南居其十熈豐盛時總天下千六百五十萬户北五百餘萬户亦僅天下四之一鄒魯多儒秀於濂閩青齊冠盖乃在吴楚視燕雲河湟豈翅過之耶見名蒙考竊謂帝王賢聖古出西北今出濠郢東南財賦文獻大半天下韓子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十九閩閩詩書比閭童甫巧心慧性成器利用皆非他可及而最吴越然文盛之獘亦極還淳反朴又屬造化

地長

古昔江水常高于今予少齒黃郡江猶浮郭舟可入壕赤壁宴公廟磯石纜痕猶在今水閼于洲不近郭而亦不高武昌李陽冷三絶字石宋在水底必水涸始見今在城趾高峭去水遠甚又岳陽楼記滕王閣賦湖水浮空皆不甚類常疑非水下則地

長今觀史記天官書及法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記必是東南旺氣而地長也吾邑有夏汭始夏令鑿以泊舟利市三倍今堙而長民者尚欲壅鑿之是為下因丘陵必不可成矣

今人寢短小

古載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於此益信孜之文王孔子伍員巨毋霸俱長十尺禹長九尺九寸湯九尺曹交九尺四寸東方朔九尺三寸韓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項羽張蒼鄜食其俱長八尺公孫呂大防宋汝為耶律楚材俱長七尺則今不逮古遠甚　古人多魁偉今人多侏儒往予里掘滑人骨極長疑以為元人骨之遺然胡人不長與中國等耳今觀釋氏書謂今人寢短小或又謂陝晋閒古長平為秦白起坑趙卒地往〻滑白骨其脛長大異隋唐時

人蜀掘得漢將軍骨長一丈脇骨相去三寸竊謂天地氣寖耗而其所生人物自不能雄長猶之瘠土之毛老人之髮必至熹微溟涬故寖短小其宜乎

天下中

洛陽為天下中此古中國也劉含人史通謂荊州為天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山海經云諸書謂崑崙為天下中此蓋言其大所謂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水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皆不可辨矣

四海中國

騶子曰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分中國曰赤縣神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有裨海裨海之外如此者九其談天之說與莊子曰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

是也又有謂禹曰天下名山三百七十又禹命章亥步自東極
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步可以衡中國乎

汪伯玉形家筌說

地以理言分之則條理也合之則文理也闢之謂乾闔之謂坤
一陰一陽之謂道坤之象曰地勢坤故地以勢爲上有丘里之
勢有州邑之勢有國都方部之勢有天下之大勢勢輕重也善
乎考工記曰審曲面勢故回面內向則勢尊反面不歸則勢失
天地盛德之氣始于西北而盛于東南黃河圻海內而中分之
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聖帝明王其後改而趣南於是乎
東南盛矣崑崙三分而出中爲中條左爲北條右爲南條中條
則由陝西而河南江北盡于山東北條則由山西而盡于北向
南條則由滇蜀粵閩汰江浙而盡于南中條則陝西一都會也

涇渭交而殽函固矣自伏羲以及文武周公產爲秦之疆漢之盛都爲自關而南四達猶唐肆也其産則神農成湯漢高光宋藝祖及我太祖成世宗盛矣都則成周有道之長卒於不振東漢亦知之有宋滋甚何以故房皇斥而門户疏也爰及山東則濟上爲峽南北分水建瓴而下海内無雙表以泰山浸以東海泱泱乎大矣是生尼父萬古一人其徒三千此爲淵藪要以孫懸而藩垣不密直遂而根泉不嚴以故師道雖尊當衰世而沉下位有以也北條則堯舜禹三聖迭起揖讓而致太平元凱畢登斯爲極盛由前則黃帝起阪泉之野由後則文皇起太原皆是物也北平之都自遼而元開我成祖王氣蓊鬱垂八百年周京漢都方斯蔑矣南條則成都沃野千里斷以劍閣束以三峽拒以瞿塘亦一都會也古史稱顓頊高陽此之自出鴻荒渺邈

未可明徵其後則昭烈偏安曾不足以當鼎足謂地靈何江西漢陵炎劉之陽燧也他若南粵閩越南楚東吳割據一方終於州竊宋既南渡乃都臨安至若六朝遞都建康未能混一及我明崛起肇基句容定鼎南都天日重朗則闢之始也儒者若濂溪夫子徽國文公東越文成此皆聖人之徒較近世始出春華秋桂無亦將有待乎故天運有疾徐地運有先後時有蚤暮世有汚隆南條自漢以前未通中國乃今文物獨先桂樹冬榮則東南不終閟矣

蜀險不宜闢道

蜀之門戶歸巴之間險隘在楚形勢稱要害謂在我為要在敵為害正蜀所恃險近奉　朝議十許邑一切削平以闢道路開門延盜自失其險甚為失慮若謂太平無虞則秦開百二長江

天塹皆非沿國所右矣今金陵有欄江石諸險虎踞江心大阨舟航若可鑿去我　神祖及六朝孫吳以來鑿去久矣

平安南後失策

昔漢武平閩謂閩悍險數反復詔軍吏衆勢盡徙其民江淮閒而徙江淮民實閩腹臟易而國自安策莫良于此見史記先朝平安南使踵故智易徙其民可令安南猶閩至今存也惜計不出此遽汲遽叛又不待職官返國而遽棄之千古之恨曩歲閩民部鄭督思客遊黃予有贈言及此因置此以貽後之破國圖善後者云

偽漢偽吳苗裔

今興國瑞昌閒有戈陳二家不下千人即二姓常相伉殺而始皆友諒裔其人皆猛銳多力輕生好鬭甫壯即能徒手搏虎不

以為異于遼邁與國見十許輩聚食邸店猙面剺聲心為竦凜其在羅田張氏聚族千人為士誠裔人稱張棒椎以常持椎擊催租人也正德間劇盜紅毛児白毛兒出其家至為兇暴力敵萬夫緩急藉以為兵可為國扞禦御得其術徂亦可信不然吾不知所用矣

產錫地不宜生植

衡之常寧耒陽產錫其地人語予云凡錫產處不宜生植故人必貧而必移徙天地精華此聚彼耗物無兩大事不雙美茂樹之下其艸不肥理固然耳白璧明珠必出山海奇石珍木產自徼隅靈各有專地也滇南點蒼石其紋理峭峯平山奇奇恠恠皆肖似其山今人文漸盛而石出亦漸不如其始人聚則物耗也又古聚則今耗天下大勢秦漢之故都皆帝王賢聖淵藪今

秦不都而諸皆不競非氣秉季末乎吳越閩楚不盟中國今所生產皆據雄伯而燕薊爲扶輿頭顱氣欝全盛非金元偏夷可能當故宜今闕天都也猗與盛哉

天運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蓋古者子十四月而生兩歲而能言莊去上古未遠而已若此距今千載如其言當何所底止竊意天運流轉如孟子所謂一治一亂而混沌困之迈朴還淳又作初始不盡始上古也魏文貞亦曰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瀉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此其意欲崇化以挽俗而果成貞觀之治亦以其主爲開創之君承隋之乱始能故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難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竊意並愁苦之民

以亂盡而始可從新化爲不然不能也予少齒見生子猶縛以帛而聲哌々語遲慧晚今盡不然予里俗陶匏布褐尚齒敦義尊吏自愛質勝于文家孝弟而人忠信有一周鈌齒性少佻健即刺目不與群後生見長者不問識不識前揖側立俟其過始行今盡不然後生不見不習以俗為師然欲以長世恐亦未能即今宇內大都曾衛先時乃弘成之後昌泰始熾天人相應近古一時此混沌又一圈也道莫大于孔老而孔于老有猶龍之嘆當周之末孔欲浮海居夷老亦遷西戎欲以其道行于蠻貊又其言欲淂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然亦不淂已而思其次也風氣一斂還邇同風是安淂此國而治之藉有

爲而肯爲西戎之遼乎漢至文景田野之間八九十歲老翁嬉戲如嬰兒此皆淂盡天年之民而爲擊壤鼓腹之游也賈生于文帝時乃欲太息痛哭亦何涕之無從乎若許子伯哭時陳太丘聞李實之禍而哭于野時乎時乎其宜賈生哭乎

## 名字

古人名曰棄曰顛曰夭曰駿曰禽曰鯉皆無所擇大底言爲古人所愧故名不必其美漢唐以來始多美名遂有趙堯李舜宋齊丘僭稱而淂實歲有齊丘竟更名矣孔門七十子有若勾井疆皆不着字有三字之字如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是也然古今人惟名字耳近時始皆着號不知所由起又必齊天而衡聖曰新而月異衍漫之獘胥隷僮僕亢綴無別大而無當嚌蠛何味三事稱公藩德高邵亦曰公如鄭公吳公四皓之

類猶私謚也今于童丱始駒即號而公翁之恬不為異枵浮長偽不啻一端濟南弇山諸公厭之始但稱字遂作詞人一派雅事近沈太史諸君舉已未年家會而予厠其間但稱年家弟盡削諸浮語套禮頗成真率語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孫寡不穀人所諱而聖王以為稱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父已滅之後民以相罵曰桀曰紂漢封董賢册曰允執厥中中何與于賢乎魏武帝曰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魏文帝登授禪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操父子所以禪晉果舜禹同乎此皆所謂侮聖言也劉巻正羽扇綸巾與寧廢王同輦出入竊恐諸葛地下含羞應臚之歌為大儒發冢莊周嗌之矣楊子雲頌莽作劇秦美新竊比舜禹刀鋸之上虛文避禍君子可以觀其時也近日西昌盜劉富子僭名堯舜禹湯文武為其令君張公盡死之而盗

息為諺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大足捧腹

圓通

圓行方止柔存剛折固矣然剛方正直立德基本漢舉方正孔悅誾侃傳亦曰智圓而行方皆是物也人謂自嘉靖中年士大夫大畧喜圓通削剛直前此未有也流轉停注水趨下溼遡迴則難予猶見故風之遺新俗之始故風之利新俗之禍殆乾坤升降界限日暝而入夜也夫不敬老已何以死不尚德已何所為不好名已何所稱計皆眉睫促亡之理故驕子甫成童已棄產而捍腹唯傳篋篋不知何物此皆剛正之氣不行於長老鼠來猶弱鬼悅宵冥鷹化為鳩猶帽其目其有由然矣予少見縉帛皆尚勁厚着之琅琅今則棄去專尚軟薄軟段軟絹軟紗價皆浮溢着之輕揚若無骨人而性行從之矣何意百鍊剛化為

繞指柔可曉也夫

賈道

聞善賈者於市價競羸中稍損一二而利反益不言而陰奪衆中之權以人趨之此自損而益退以為進之道而心固與競羸者等耳太史公亦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是也而識是者何少也市事好以贋貨售常得贋價則矯而趨真而價益溢市事好飾函褁以重貨人反疑則矯而朴素其函褁貨始售市肆好昂價至十百人俱不購則矯而直語貨始售其心皆與競羸者等特不可行而矯以進有得于變通之宜非必還淳而反朴也然亦有無所矯飾而反得其正者舉世尚喫佞而獨默訥舉世尚矜誇而獨玄邈舉世尚儇巧而獨直木而反為人所尊尚曰此天民而可久要者還淳而反朴其在玆乎即仕者廉者常足而

不廉者常不足以倍入者必倍出而無得亦無喪也好奪者輕施而取未嘗盡錙銖用亦不致如泥沙也故仕賈一道而守約務慱道自殊也

襟度

今人歷世之久私慾沉錮只認得一個已字於倫中只認得妻子然推其心真切亦是其物無所歸着不得已私妻子若可剖腹而藏珠雕題而嵌寶亦所不惜所謂拔一毛利天下不為也而心歡意愛為他人収已在褌指由不違也昔蘇子瞻得雪浪石置定州學宮得怪石供置廬山　耿天臺先生得李文正舉神童時衫履置王督學家今以還其家都中祠堂何等襟度

語讖

正德初李文正居內閣作窮字詩後海內以益耗人謂為語讖

萬曆初海內士大夫無端好談貧其實不貧曾無幾時家家寒儉江南山西財窟索然如洗空侈其髙冒而上累鉅萬相望也未必爲語讖乃其兆先見耳當談貧時獨新都詹東圖好談富而實不甚富人皆哂之予獨嘉尚其矯時之論乎管子曰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皆謂民富也今不知積藏所在何得不凋不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計能卒歲乎雖氏之芟艸也既蘊崇之又行火焉今之于民類之宇內盡嚣然喪其樂生之心民不樂生而不知其所爲矣

避名

士君子情可出世而名根常不易除然名偕屬之具有名即爲屬不可有也在昔我楚德安王宮之焚也黃梅令之被群噪也何與於何仁仲瞿曆夫是日亦集他大夫宅鑿鑿有據然何能

申舌而發覆者誰乎當其時聞者疑信半今歲久論定水清石見且無庸于暴白而始昭然如曉日則名從何處逃焉豈不為鵠的之在探泳矢者爭射之中者喜不中者耻而鵠的何災於人也以其示人以難也其在昔鮑昭避文名而多鄙言累句陳太丘避介名而赴弔張讓禹胆入裸國老聃至西戎而夷言皆欲和同於衆不以身為鵠的也范毋謂孟博曰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言最可悲以居乱世然也故宜混俗浮沉志存隠ゝ夫子曰危行言孫而行亦何滑危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是即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故曰名皆厲之具也豫章裘生俚名遢遢談星命如神千百不失毛釐其人嗜酒而狂亦似衣褐懷寳者常戒予宜閟眼遺尿言不欲分曉予甚德其用意而始識其四字欲

避名須識此司馬德㯋逢人皆曰好々何分何曉

逭怨

燕客搆訟以償怨而以事娓々咨予予曰是謀非予所及也無已其逭怨乎客忿然曰云何予曰嘗聞之能罪已者罪人者也能不報怨者報怨者也是在我而已曾之自反顏之不校此在我之說也及蒙莊氏異是曰有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殺猶代大匠鑿鮮不傷手矣司殺者天也天之用綫而信縱而不捨恢而不怒故曰天網恢々疏而不漏其為大匠鑿至工極巧羚羊挂角匠石運斤成風而鼻不傷此所謂大匠鑿也即衆工代鑿傷手其何能速肖萬分一為故曰能罪已者罪人者也能不報怨者報怨者也孔自孔莊自莊合內外之道也天網疏矣非有期于天而狗々然冀人之傾而快已也若然罪與人等樂人之禍

禍不及乎第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不報德高門待封掃墓望喪善惡之以類報固其所也傳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紀者十年也其或貫未盈乎過其歷乎先之德未斬乎不然累棊為危而欲奠盤石繫方絕而搖撼以延未之有也故凡豪暴期于宅吉而標為令名欲堅其户而製為鐵限于以建不䝿引翼雲仍及其所以敗戚非禁忌少而樞户朽也財貨過溢而驕侈失度也魯城門久朽欲損夫子趨而過之弟子曰久矣夫子曰吾惡其久也或與猛者隣欲徙宅以避或曰是其貫滿也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是皆言其期速也客意稍解也而曰眈眈虎視不傳有翼乎不方附隅乎何天之不可滿也曰不然傳有之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黄炎之後也又曰國無道而年穀豐熟鮮不五稔又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此所謂天強其

毒也有靁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百足之蟲雷火燒之枯桑之中天之所興其何能廢天之所廢其何能興君且休矣

## 重農

漢有孝弟力田之科又謂市井子孫不得為吏我國初入仕有稅户人才科吏稱農民稅户人才科蒙門鄭沂位八座又鄭濟王勤諸人皆列春坊才能治家必能治國身富而重犯法與游民尚口者殊矣其定服制農民之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有一人為商賈亦不許着紬紗農夫許戴斗笠入市不禁不親農者不許皆所以重農而賤工賈尊朴民而棄市猾實皆漢治而亦我與漢爭隆爲漢至文景海内富庶我至刑措我朝醞釀既久腴田茂林良農麗德素封相望建德為鄉村犬不吠民老死不識國門故楚稱長腰粳米縮項

鯿魚不賈而足自漢至今矣已皆舐吮于奸與墨黑索滿道昔為恒產今則厲階于是深山窮谷皆趍而角智鬬力家可師訟故比屋可封比屋可誅以隆慶前後為界雲然兩截矣今則農商賈皆病喉氣已欲絕而尚舐髓剔筋不知旦夕之命尚能續燄大以延燼熖否也太史公既謂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又謂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為下本富者農也則其所重斷可識矣淮南子曰君子不入市以其挫廉老子亦謂不貴難得之貨不見異物而遷使心不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則市廛淫巧自隆古所賤此征商所由始也韓子曰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又曰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有國者未嘗不禁於始而中末玩棄遂至猖獗以為亂階可慨也

中興

人皆謂自古隆盛必有中興惟　昭代稱長治古所蔑有若有杞人憂天之思非也我　祖宗起中古建極創法思深慮遠盡鑒於三代上下凡所以釁禍而釀危皆悉屏絕如椒房貂璫帶礪斧鉞咼鉉藩屏皆不任以權々無偏柄無檀德萬斯年曷得成乱又曷得有中興此所以超百王而獨盛也第沿習既久木朽蠹生有宜少变而不変者藩垣是也有不宜変而漸変者貂璫是也兵制之強弱钱穀之隆耗宜変不変可指掌而知也而皆不然法救風靡財盡民貧絕流以漁而焚林以獵弃者以催科為賢皆推入利刃猶人四肢尚康而元氣索然此齊桓以疽發之日為病之始扁鵲有望而遁矣

終

#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一目錄

中論篇

李文正公誅瑾　王文成公技撓才術及其學術
元胡亂華之禍　靖難死事諸臣
韓淮陰　論孔明取劉璋
論赤壁之戰　高尚仁吳魏談記

#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一

黃岡　王同軌行甫　著
滁陽　夏守[illegible]　校
繡谷　唐晟伯成
　　　唐泉叔永　梓

## 中論篇

### 李文正公誅瑾

正德庚午閹瑾既縛猶上白帖乞得敉衣百件長沙聞知大懼與張永合謀奏瑾逆謀百六十條始就誅于時侍御張芹劾長沙當瑾擅權禮貌過屈極言稱讚及他人奏誅瑾而始攘以成功此殆為長沙功德頌也蓋陽交而陰謀穢氏大臣論已備矣長沙顧命臣本異于他臣不得于君則去者去既不可與忤何意故身下而德頌之保全善類已多而一得其隙輒剔奏刃正

大臣之道也昔杜李死風節而陳太丘赴吊于張讓黨論少解君子不以為非不然始壯于頃淂罪以去於保身足矣如君何有纍而特之不堅則何進之死于張讓陳蕃竇武之死于曹節禍可立見於國亦何益哉長沙之功忠皦如白日而尚不滿于人言何人之難悟也長沙有裔孫南陽王理秉忠以外弟過錫甫家弟有文貽之因及長沙事而稱其為武子之愚耿天臺先生見之特有讚賞曰君其長沙身後知已盖先生亦有著與子議同然鄭尚書曉已有著于吾學編矣老子曰不為首為尾傳曰當断不斷反受其亂長沙為尾而断如引吴鈎而淂之矣其道何如然當時以劉謝之去為高今夫老傭受主人六尺之託尚有終始况顧命大臣若然則二公即欲如微子在三仁中恐不可淂矣

王文成公技秇才術及其學術

王文成公幼于諸技秇無不精貫後征甬嶺入寨賊中有陀者善張角術且善幻变菑緌多藏小刀與人忤發嗔聲刀輙飛出刺人心肝斃賊倚以制勝公曰陀者不除賊未可破也而自亦善奕兼治岐黃家言因微服作醫師携力士數人詣陀者曰我以醫遊人間聞君善奕可對博乎陀者欣然對博連北作嗔而刀飛不中公故拂袖落子陀者俯首拾取諸力急持殺之于是歸營以陀者頭檄示諸寨無不膽落降者十六七語出劉宗峯先生何本江談往駐兵南昌擒叛王兵已解權瑠張永方擁京兵數萬于其地心頗易公文士安習戎武一日會射武場諸材官巧力殫盡故強公曰善射乎公曰不能而強不已公曰試為之發三矢三中皆過諸材官三軍歡聲雷動永奪氣始相悦服

兵久不歸民間侵擾特甚皆來告訴公勸諭忍之第于除夕陰令家家焚楮于門哭祭其先甚哀京兵感動思歸遂還始與永會故事中貴人專中席公不欲一入即握永手問寢息何地遂入其室命設榻左右對談曰兵事煩冗不得視寢息主人罪也永亦心啣之曰寧藩昔分封及聚斂民間金寶頗多不知何在公曰然誠多當城破即命數員官馳視得其冊籍兵與費固多而輦入京打點諸衙門亦多永語塞反相契合永發撻姦安社稷公與有力爲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夫良知之旨標題自孟格致之論領會從頗入道不必一途論學何須代異謂曰邪說邪安從生偏師蹴濠攻其必救猶鬪者披煩正兵法搗虛遂使奔鯨就人見敗速謂曰易與不知濠原本自易易讀曰勿為喋喋以身為攝他時四郊鳴鏑動致蹉跎養癰成患亢

氣大損為坐上客談何容易始濠與陸完書謂守仁亦可當漢園未合子房何庚于羽嬰杵俱趙氏客若必謂元拒為賢杵曰罪莫逭矣庚子嵩讀莊子曰了不異人薛徐州詠諸葛曰竟成何事此皆捫腹參口小兒弄舌狀第聞也至于濠就縛流謗直盜賊引捕者以自快耳而通紀又謂陽明文章功業儘可名世不必講學此何異田舍翁飽麥飯謂于福足也者夫人欲為君子而先斷前驅之脛將不為不善不已也今人于講學輒加訾議此亦因噎廢食終今之世恐無善治如欲善治非盛德何由大業從心不踰即尼父亦必七十始能也

## 元胡亂華之禍

元胡亂華華盡胡俗深襜胡帽也袴褶腰褶胡服也袴褶之褶在腰褶皆細密攢束以便上馬耳婦女則窄袖短衫明興盡除故

陋一用唐制用夏変夷上續羲軒垂統令嚴法行然常見河以北帽猶深簷服猶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衫猶十之三見于郡縣而吾里予童兒猶是習久而難変甘陋而相忘耳　文皇北来定鼎護從遷徙多南人故盡変胡語而語皆金陵非氣淂其清而沿定也乃若胡臭以夷夏配雜而成禍在千古矣中國之富秦漢以来載淂傳記金玉饒侈帝王賜與動千百鎰虞卿一見白璧一雙王莽敗死省中黃金積六十萬斤董賢死縣官斥賣其家貲凡四十三萬萬今代金玉公私皆耗可謂寒儉之極以當元代輦從而盡今代倫胡及其賜給盡入尾閭有徃無返此中國大癰附于領頸忍之不堪割不能去也然元僭主華時春夏夷而秋冬華同于隨陽之鴈不戍邊不漕粮輕徭薄賦民富而逸然尊夷賤華々人官者僅為叅佐夷官不通華語易成枉

誣必至於亂雖得必失非上天主民之意所謂胡虜無百年之運此也

靖難死事諸臣

文皇靖難之師於死事諸臣以閨閫發教坊此諸臣憤抗太過如方孝孺所謂萬世後不得脫篡字及景清身為豫讓首陽之節紛然遂使人主極刑已無所加而加以古所未有所謂以無道行之語曰崩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水搏激而過顙在山非水之性也後世于伍員訾其非者乃負自曰日暮而途窮故倒行而逆施而又奚假人訾乎已而 文皇曰使方孝孺在朕固用之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於鑠 王言而前旨之非其心可見矣昔有挑人之妻婦而娶之者或曰此非詈子者乎曰在人則惡其詈已在已則欲其詈人猶是矣然此事

曾不数家亦未必有其人如王叔英二女黄觀二女皆將及配而觀二女出通濟門溺河死叔英二女赴錦衣獄投井而死固矣人間文傳有鐵鉉二女詩豈人必有二女乎固知皆好事者傳會成之也鐵鉉何人也借令有二女必死矣今省直平康比里多繪錦袍金幞相臣歲時享祭以爲發教坊之始不過假以取重而迯穢也歲經二百餘即欒郤之家烟消雲沉而笄弁祀外家獨勿替如此者而不爲禁當事者之責與

## 韓淮陰

蒯門酒間客有談漢高于信少恩者陶楙中曰信有三大功下齊虜趙滅項是也有七罪一曰烹酈生要假王二曰用左車言而擒酈三曰納鍾離昧而遍索其首四曰帝入壁不知五曰期困羽不至六曰王齊則齊王楚則楚七曰以多將自後此皆信

死曰何待語陳豨而泄于前引蒯徹而激于後哉予曰論善矣雖然震主之威必令人主少恩其勢也不獨信不獨漢高霍博陸恭謹可能以房帷罪緩其赤族周亞夫非反也上者可能以世功贖乎必如宋祖以盃酒釋諸將權始𢕟而諸將功不同猜疑自少故自昔善居功惟蠡犯良犯于晉文最親當其去時晉文投璧于河曰不與舅氏同心有如河犯曰君行令臣行意竟去行意之語預識少恩千古墮淚帝之忌信甚于忌羽信之用兵動于九天九地而市人可驅以戰不如是不足以滅羽然羽滅而帝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曰吾異日其何以委裘故帝與信以功則莫報者也以疑則不兩立者也走狗之烹信亦自知矣何其自料不如料敵耶情既知此何論人告信反者實與否而亦必傳成之矣楙中曰然因並識之

## 論孔明取劉璋

周宜理謂豫州取劉璋時孔明在荊州非其謀非也孔明相豫州當其入蜀筭已早定特乘釁發耳予謂取璋不足為孔明病蓋璋暗弱國祚已墟不朝入吳則暮入魏不待智者而知也且璋之父焉亦是竊據漢土璋又不能守豫州收漢棄地猶得之于吳得之于魏而藉資以討賊興漢于義何悖龐統亦曰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而當時蜀士多歸心豫州亦是瞻烏欲定所以存蜀非必背璋也即孔明跨有荊益之語未出茅廬已定豈得為諱耶夫外客之不可以托孫明矣而表已屬豫州蓋亦有禪代之意特柄在庸臣婦人不能盡吐其臆也外客之不可以禦寇亦明矣而璋已屬豫州璋之心即表之心特其暗不若表猶入及中名士臆得少紓也情本遜讓而傍爭中閼迹令豫州之

入竟用兵戈至事定遷璋公安而盡歸其財物其視為吳魏虜何啻天壤表死而妻子皆屠于魏固目前事足以為璋前車若謂土地為已有不宜輕以與人豫州亦不宜奪人之有荊固豫州之所不忍受景升之托者而其庸臣婦人所恃以有操者今安在而璋于此時即愔亦必辨菽黍能不躍然喜謂得善代而恨遜讓之晚耶先時劉虞以徐州遜豫州曰非豫州莫能安此邦者安知表心之不為虜不然欲于虎口引靈長此目見泰山而不見其睫者故漢家隆準虜勝表表勝璋皆不失祿祿而惟豫州為吳主當其始猶曰以小利而失大義于天下奈何時遺勢阻不得已而用兵此湯所謂慚德所謂武未盡善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也即其謀出孔明庸何傷

## 論赤壁之戰

周宜理又謂赤壁之戰曹公寓書于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為欺人語然則徂詐之世有直筆乎第其謂使瑜虛獲名亦似近之操乘勝悉衆而來又據上游利在速戰是時緣未定兵未集人心震惧故可圖而頓兵江北使吳得為備此操[illegible][illegible]畫而隆冬東風反其天時故瑾之功亦幸成之耳當時張昭料衆寡強弱又謂長江與共其在兵法固如是未可狃一勝遂少之也若謂君[illegible]砲守或圖存于萬一此又在兵法之外別是一理往操虔虜龍破公孫及還先賞諫已者諫已者是也勝者幸也其能駕馭一時得人死力以此不然狃一勝恃已長而蔑人長莫後誰有盡言者後權于昭當其揚笏賛已乃曰若如公言乞食久矣是何言哉此可以觀操權之畧亡何權竟稱臣于丕夫當赤壁未戰之先操嘗不翅倍丕及赤壁既戰之

後權強不翅倍前前不難操而後難丕者知彼知已于強弱之間竟用昭策而瑜功之幸成益明矣

高尚仁吳魏談記

萬曆屠維亶安之歲關秋既望高子過齊安王子觴之於赤壁磯上景短喧集意若不振明日凌洪波鼓棹之西山蓋皆吳魏戰地勢坂眺迥加以秋清木葉微脫吟風自淒小憩佛宮奮履躋俊嶺險峻迤邐至劍石藉草劇飲情以酒力益欝徘徊疑睇喟然而嘆王子曰何嘆高子曰蕞爾江昔距摅虎之操俾老死垂涎不敢東顧匪獨其江險亦江挾其人為險耳然權一劫操兵我降操再劫丕衆遂臣丕蜀之力非有加于吳諸葛氏屬詞討賊凜如秋霜蓋我于白旂黃鉞之師欤謂紫髯有英氣者吳又何淂方蜀也王子曰權之臣丕憚魏再憚偪二國外托輔車

而荆州有壓頸之勢地偪猜起吴不自安始脩徼而權之所為胡者一故好脩以自助荆之借非愛脩也迨脩盛而權之所為胡者二故兩相依違背服不定遂委安于操而蜀亦自挫大都二相鼎以有宇內而成爲勢也高子曰蟬飲露而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取蟬而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啄螳螂而彈丸在其下也皆相制而莫敢動三國近之矣時不可哀執今江湯湯猶故江上游徼吏士卧而以空名畫地脩鼠竊又從衽席上奏績稍良不必如當時才辨智能而自足倚辨可謂逢時今夫居安者不知安及危而又不得以安是二者皆可憫也予革徼明時既得安而又知安則今日之遊而樂也固不獨在山河酒茗間矣王子曰然歸而紀其語

終

#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二目錄

外紀鬼篇上

錢原　孫宮允肇峰
南昌吳氏童　唐氏新婦
金沙灘童子　煞神
土牛芒神祟　夏禮部
章吏部　金滄道衙鬼
浙省南關署鬼　濟南守李約齋
李賽金　汪懋功
楊生冢墓鬼　華容驅鴦婦
樟柳神　劉公師半面先兆
陳汝孝遊擊　袁國傅家童奴

鬼二車入崇文門　結腸篇
汪安人身後主婚　豫章鄒秀才希孟
杭郡猖鬼　袁大汲
妓病变牛　樊茂才所居
洗銀臺鄉東　韓太學教
共二十七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唐永 叔永 梓

## 外紀鬼篇上

### 錢原

越有錢原者客死維楊其友人某者亦客於外不知其死也夜歸抵郡城將入門見原與揖原喜曰近日門禁嚴吾不得入幸藉子並行某許之握手入門原家去某里許至分岐某欲與別原曰吾兩人乍逢且月色如晝更當送子且譚且笑及至某家則坐其門外石上劇論平生忽見有肩輿舁一白衣婦人從兩人奴而入一小衕衕原語某曰夜深烏得有若婦且衕内皆購

地無人居此必鬼也吾與子試往觀之兩人即趋窺衕内則婦與奴皆失矣原鼓掌曰吾固疑是鬼今果然又相坐石上咲談而聲徹於内其父驚覺察其聲似兒其也起開户視之則見其子獨坐石上譁不已父怪問之荅曰錢原兄在可煑茶来父知為鬼所惑因捽其髮以入猶呼曰容吾與錢原别而後入昏迷一夕乃醒自語其詳如此載張進士不語編中

孫宫允筆峰

孫宫允世芳號筆峰宣府人丁未進士有婦弟某生雅與同窓以公貴屢索書出遊計在膏潤公一字不與又以課耗請貿意甚自雄公盡紅勒之憤歸逾月死會公亦請告還忽生来謁身甚小而意怏怏曰欲假君便便腹府作我窠曰少住幾時固知相度有容也時身忽小如荳從咽躍入腹中作聲皆憤語公大

昔諸故友皆来欵叙為解琅琅辨説不聽公意此祟乎因啖大肉與辛蒜燒酒諸物以壓之婦又深嗔其弟生遂去數日又復来曰我且從宅去至甲子某月相候於龍江舟住後日與君分携作長别矣嘉靖甲子公得　旨與鄞縣人汪翰林鏜同王應天試舟至其地坐船頭納凉問此何地曰龍江閑意大恐欲入而生即至如前入腹作語公亦如前啖物生曰予今不畏此物矣公抵都竟卒場中主試惟汪一人甲子南畿録可考也往聞此不悉今悉之北部董孝廉見心鬼事未有若此奇者或為劉文成助兵其中有鬼在其腹則自昔已然第為德為怨異而鬼不能禍命不宜死人則往往然矣咸寧陰孝廉梧岡又謂其時有姑蘇士看迎孫汪諸公入場甚小肆見匠所補帽為其故父所着詰其由曰有官人與補期明日来索士如其時偵之果其

故父背語士曰我今為陰官奉上帝命召孫允宮作樓記今日授牒明日去矣他語瑣屑不録明日允果卒鬼入貴人腸語自昔談鬼者莫有矣然亦厲屬而棄其氣衰故無有而有至異不異

南昌吳氏童

南昌黍食吳氏有童子七八歲能文但置筆硯於空室閉其戶数篇立就而皆世所傳舊文又於獨處常竊嘆云可生可殺而志不可奪一語今漢陽理君吳真適其族也當舉壬子鄉榜以賢書授之意獨不懌曰賢科爾自為之吾意俟徵聘耳徵必有開時也数年後忽頑冥不成一字然始習讀書不圖仕進竟欲待聘也

唐氏新婦

萬曆己亥春郢小東門外黑虎廟側有唐姓者其所娶新婦乃庠士李滑魁女閨範端嚴傳家淡素女於書一字不識偶於午後即便豪吟五七言絕律歌行長短句應口輙成毫不經思日常數十首老於詩者隔壁聽之皆謝弗及且其酬酢應接讓曲折似另有數人與之倡和然者及醒家人叩之婦曰吾弗知也第我床前似有一深坑〻下數人往〻以手援我而下〻即分韻擅毫倡和无已亦不自知其云何如是三月乃今斬然止矣此必隣近詩鬼假魂而吟以吐其奇然其詩多僊靈語豈誦僊人類乎今識其一首曰霞液雲腴隔洞天鶯波燕幕且良緣齊眉契合煎膏火彈指光陰瀉石川公案三生塵土夢輓戈西日鬼狐禪誰知唧〻螻蛄語也落湘靈鼓瑟前其里李明經王鉉談後集鬼詩七言律當以壓卷

金沙灘童子

隆慶中郢城金沙洲有童子毎死去三四日復活以為常父母問其所以亦絕不言後鄰翁坐某廟廡下捫蝨有人從後掌其腦回顧不見翁大驚童子一日復活見隣翁問曰公知廟廡下掌腦者乎此我也因言在陰司為无常奉符勾攝人令某縣某人某里某人皆是我勾繫在後園樹上其人往視乃是綫繫促織小蟲毋聞皆解而放之童子號泣倒地曰此輩生我死矣遂死不復活訪某人某人有竟死者有死去復生者楚宗侯復礼談

煞神

郢城之俗於新喪避煞最嚴楚王孫尚良素負氣矯厲不信當兄喪避日独入坐靈傍將几筵餚酒自嘬自酌至夜半見群鬼

如氤氳之氣逶迤而過哭而叱之忽有雄雞巨如鶴鈎喙怒目飛立棺上尚良髮上指直前擒之左手持雞右手把翮盡其餘汁怒曰汝是煞神乎何不畏我門外竊聽者知內有聲皆為股栗已釋雞出而金鐵之聲大作於內至明毀瓦破櫃器物皆盡後尚良獨享高壽嘗聞宋太祖微時入人家其家以避煞出有雞在庭發而烹之未薦而出其家人歸見釜中乃是人頭信其神為雞矣宗侯潜智談

二　牛芒神祟

浙之臨安有山東廣文攝教每夜聞齋閣上戈甲喧閧逐之奔散他日因伏徒衆於散處從內逐之奔入實館後舍啓户乃土牛芒神無數盖諸處鞭春則毀破而此獨未久而為祟或物附托之與毀棄遂絕響馬樵甫談

夏禮部

礼部司務夏公官明經計偕在京與數舉子游於西山探奇迤邐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見林際燈光趋之里許始得車門大廈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頃數人舁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往臨山中卒不能授飧柰何衆曰樂而忘返但得托宿於華居足矣尚他需乎於是宿客堂上又強令從人宿於室夜半數人復舁前婦人出作嗔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覔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掛樹稍鮮血淋漓內夏公使一僕皆為股栗膽落痛哭而返竟亦莫知其故萬曆乙未夏公為南国博與歙人程彥之之英談始婦強令從人宿內室殺心已動肥

大婦人必是厲鬼不然何暴慘若是蘇中人常言之

韋吏部

稽勳郎德清韋公嘗在京娶一妾復買二小婢服役宅城西脚下大都吏部多居此公方與客夜坐納涼程彥之與焉忽聞呼聲甚厲公以為妾嘻頻不悅曰娶得小家女甚苦已見火焰流閃大怖入內觀之妾衣盡裂裸卧地上口鼻耳皆是沙泥飯塞死矣公怒呼妾名曰我在此何物鬼乃爾若是寃鬼我清明後薦度不然奏之上帝已漸漸甦獨一婢燒死炕上兩臂皆糜爛問妾何以故曰一着緋少年女子挾我去已至十王府街閒主公怒呼遂釋我得返而小婢竟往發炕果有着緋少年屍在焉問主宅者云是前吏部某公妾為其夫人以妬殺之而不見屍出不知瘞炕內公急遷去去時彷彿見一女子猶曰莫忘清明

後語公性毅烈平生不信鬼今乃瞭然此萬曆癸巳年事彥之談一女子即為厲何至虓悍如此其妬甚於妬已者被殺固宜然元禮一怒而魂還必有以攝之於冥者

## 金滄道衙鬼

蘄水王公啓善任金滄兵憲衙枕山起竹木叢陰內常失牲畜人言往蒞者甚苦鬼物一日公讀書一樓下聞樓上聲響大作公怒拔劍登視果見異形奔避遂為文欲以聞白熙蒼山神夫人曰鬼無祀故為厲使更得罪於冥何恐不若祠之為衙後土地公從之自是絕響所失牲畜漸出何文與談世未有不恐於鬼者今且然何有於恐者此正與子產立公孫洩意同仁且智夫人有焉

## 浙省南關署鬼

浙省南関署萬暦丙申有主政公秉燭觀書忽一藍面鬼歴堦而上揄揶於前撤其燭而去主政公怒起逐之匿於假山不見次日覩書如昨而伏人徒兵器伺之忽一婦赤面亦着緋趨而進梳燭去衆出逐之婦與燭俱失所在時程彦之客章吏部於德清山中迎唐栖醫師視疾来言其事如此

濟南守李約齋

濟南二守蔣公士元官衙與民居相連公外出有二奴以薫肉與民易酒民不敢與以聞於公之子子撻奴且欲以白父奴懼逐狂悖作亂放火焚衙持刀逐子守余公泗泉聞之急縛撻奴斃於獄越二載李公約齋代余爲守忽衙中婢爲鬼所憑曰我故蔣衙奴當郡縛撻我時魂落墻間今墻倒魂無依頋浮人替代耳言未已㸃人忽又爲鬼所憑踞坐椅上呼李名曰我汝父

也以衙有二鬼故來相逐汝戟門嚴肅鬼不敢出我逐於內汝令人從外呼二鬼名則出矣李見其言動實故父伏地大慟曰大人既在此願幽明相依曰家中事還要我營遂去於是婢與孺人皆蘇易惟效談陽主明而阻隔則泥陰主暗而毫髮不爽夫人愛子護佑如此鬼世界不悪矣

## 李賽金

荆州妓李賽金向與劉侍御善後劉卒歲餘妓方倚門忽有使召之曰公召汝佐酒妓亦忘其死曰尚有何客曰有趙某朱某皆士人死者妓遂暴卒三日始蘇曰爲攜遊某山巖巒泉石幽僻險兀靡所不到三人謔談醉語悉能記憶遊罷始曰汝可歸矣亦令前使將送到門折贈花枝金錢皆化烏有妓尚在廣右郭孝廉良槐通明談

汪懋功

歙縣大理汪懋功作秀才時為讐家詛魘建壇書其名并其毋妻名於梃符瘞之毋妻皆相繼死獨懋功亡恙然亦恍惚頭岑岑困殆疑之以問一道士道士曰公可建壇吾從出求之得一鬼即讐家亡僕名發財業鼓吹者鬼曰吾為神所役職在守壇不得離脫傷害相公非我意也道士問壇在何處曰里許一大古冢上引至掘土尺許見符棄之鬼曰失壇我亦從此亡矣願飽飧我懋功食之僕故懋功所識曰汝尚能鼓吹否因持笛三弄而去懋功戊子成鄉書方子公談信乎貴人不死也

楊生家墓鬼

南充有楊生村居闃寂一日忽見童妍恐匿牛犬皆驚走方輟食問故而自亦聞鬼聲已漸近若泣若訴甚大而厲終夜乃去

次日甫薄暮聲復作於是數日生疑甚大恐曰吾居傍多古墓得無有金盌出人間者乎其妻曰是已昨碓頭少一石蒼頭持一石歸是暮聲作得無是乎詢之蒼頭果然即送至墓上爲鷄黍楮錢以謝是夜聲止司馬黃公鎮軒談

華容驅鶩婦

華容縣有村嫗暑月宵起乘涼見一婦如婢狀持小竹竿獨驅群鶩訝之曰夜午矣安有此時人家甫収鶩者此必人家所遺或収遲而此婢攘以行耳因嗾以攘竊而脅與分鶩婦不得已與一鶩嫗再有言再與一鶩嫗大喜婦驅群鶩去如飛覦之有聲明發嫗起視鶩則兩嬰兒病痘死者其後痘瘟盛行嬰女兒罕得全者司馬黃公談

樟柳神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敵有奇中後何吉陽公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馬李克齋薦至衙中談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挾有樟柳神馬神近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躍出至几上飲水歷歷有聲時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為儒生死而隊制取之然相隨不久亦當去矣何仁仲談

劉信宜半面先兆

今水部郎黃元甫往年偶病昏瞑一晝夜為道士引見陰府檢視祿命簿簿上其年其月加丹圈者竟紙而其年不利及捷兩榜之歲皆驗焉又窺見其舅父劉公師頗於別署乃是半面既甦以告二尊人二尊人戒令勿言時劉令信宜年餘劉公以遷還過五羊之涯遇海盜曾一本偏師與鬬勝再鬬不勝劈去公半面夫盜未形而屬以死者刀法亦前定況其他乎又季餘一本

亦繫於大中丞熊公數亦莫可自逃矣元甫謂予兄純甫時按廣南與盜對壘甚悉劉死事

陳汝孝遊擊

京營遊擊陳汝孝以　陞見入朝清嚴之地覺有二人隨之以為從人比令出至拜地而覺二人未離也口稱邀去心意恭家隸乎其不曉事如此還家履內室二人已先在此地非人可到靄視方知是鬼即呼其兄至曰鬼在此兄劝令就寢凝神汝發譫乎就寢未畢而鬼坐守遂去兄至不能語死頃萬曆己亥夏五月劉廷白目所見

袁國傳家董奴

萬曆己亥夏袁國傳六休童奴愷病死三日復甦張目大駭且喜曰我從地獄中來獄中為膿血海深二尺許身居其中數日

以應鞫出口中打入火煉通紅鐵丸三兩殿上疾呼曰止〻此人不宜死盖閻王檢簿也鬼判謂吃鉄丸三矣王令以榔頭擊腦三擊而三丸出始得出歸今月餘喉腦尚負疼未巳陰司虐刑至此乎

鬼二車入崇文門

萬曆丙申中貴高公司崇文門夢神謂曰明日有鬼二車入此門其勿納公異之是晨備扃鑰不開日高門闢仍自坐守戒車皆不得入至日午心謂此非鬼入時始入食久之聞車聲過門呵問左右皆對曰未也撻訊始曰有一人以銀一錠五兩賄私越関小人思得明入不過数銭今利十倍宜從之曰苦矣此鬼也令遍追索不得始取銀錠置水盆中即時浮起盖紙造者今泰安神州夜市得銭必試以水始辨人鬼以此

結腸篇

空峒先生作曰結腸之事蓋予妻亡而有此異云奠妻以牲烹腸焉腸自毬結李子異焉曰胡為烹胡為結恍惚神怪孰主孰使厥理孰測然邪德邪生有所難明死託以暴表邪嗚呼嗚呼作結腸篇哭妻柩前妻固識文大義或亦契其宜懷也曰哀者且停聲弔客坐在堂聽我結腸篇曲短哀情長五月二十七日吾妻亡厥明奠之羅酒漿其牲伊何豶與羊痛扎釜鬵結豶腸神靈恍惚心駭傷闈闥肉毬出中湯左迴右盤迸流黃經綿纏糾文陰陽底形井字圈兩旁翼翼彷彿雙鳳皇有綏在下纍而長上有提襻五寸強汝乎無意豈為此呼汝欲問魂茫茫十呼不應百轉咽腸乎腸乎為疇結

汪安人身後宅[illegible]

汪安人者楚西陵周京兆元孚配也元孚直節高才屢抗疏欲死朝廷左官而安人倫閫内之政生五子一女尋卒久之母大夫人且盟某家女續元孚室元孚忽夢汪安人曰某家女傲不可其姪堂姨董女最賢淑諸女子可相依以述諸又曰儻以告明事隔不聽吾言當貽後悔元孚起白太夫人太夫人罷前盟述董女然皆茫然憑夢未審偕否媒者入董宅方啓齒董女母縣太孺人詫曰異哉屬者夢汪安人入我室視女甚款勤綦有屬媒者述前夢益大駭遂定盟既歸甚宜其子女是爲董夫人賢與汪孺人埒善聲詩才與元孚埒詩見文液篇

豫章鄒秀才希孟

豫章鄒秀才希孟與蔡某陳四相友善四病久一日鄒自城中出遇四於途曰爾病痊乎曰然又問將何之曰查宗師在省今

赴學起文補試耳語畢別去行未半里又遇蔡問曰爾何來曰陳四已卒吾自視含來也鄒曰頃遇四何云死大駭即與偕過四而貍首在堂矣是年鄒亦卒

杭郡猖寇

萬曆丙申秋七月妖起自富陽遂及杭或為虎為蛇為甲兵小者數尺大者丈餘魘人輒病城中鳴金鼓燎炬燭驅禦之故金鼓炬燭一旦騰價於是半月漸至嘉興守富公出四百金募滅妖者忽一人揭榜作法妖果滅而訊其所以乃宋相公家幼者傳其法試為而莫能収作猖鬼也宋自前代家富陽以治妖聞海內稱相公亦曰殿下符到妖滅今已死而七相公傳法不意家幼有此也守以聞軍門而林司理讞於城隍廟家幼皆抵罪揭榜者亦其中人今竟不可得七相公與富陽令對局謀者報張

天師至令欲往謁其人以足畫地履星曰是不可到天師船果
湯水中不得抵岸釋足始曰今到矣令可往其法勝如此馬從
甫談

袁大汲

陝人袁大汲督府秖候也寓京招妓宿於旅寓無故瞑死身冷
汲意其中魘乎如其里俗於魘者以帕覆面焚錢酹酒致詰曰
子何鬼作祟而累我與爾無忤之人其安乎請言其由妓即面
面微哂曰我本家李某年十六以妬婦縊死爾好合故來相奪
爾言是今去矣妓遂甦不知所以但言夢有少年牽已得釋歸
訪所寓主果有是人縊死者乃五更主其前主人萬曆庚子春
事方思古所親見

妓病变牛

公安袁小脩嘗在旅見一妓不食牛肉問故曰身嘗作牛也蓋往年病死入陰司群鬼已將之同多人変身作牛成矣忽一陰官至曰斯人不應死且何得入畜道以椎擊其角叱曰起〻擊時痛不可忍然已甦成人時猶急以手摸其額看角在否

樊茂材所居

吾里樊茂材往從其父侍御居京師有油房衚衕宅即趙吏部所居趙去主者以其後半賃樊為誦習所甲午冬夜大雪忽呼吼聲最慘漸迫近榻奴以刀斫之聲自壁縫飛去又聞壁外空地有千軍萬馬聲近晚一壯僕無病七孔流血死是時大門未開而馬跡盈庭後園滿雪上皆男女嬰兒牛馬鷄犬麋鹿鵝鴨之跡然週遭墻垣外亟不知自何來也王貲敬談

沈銀臺鄉東

沈銀臺卿東癸卯解元甲辰進士丁未拜給事配張恭人處其未育娶姑蘇王氏與偕來京抵天津而沈以抗疏繫詔獄比丙寅始出在獄二十年與張皆近六十王亦近四十處子也出時沈以為就戮恐成心疾　莊皇帝拜為銀臺卿棄不就歸始與王昵好越六年而殞殞後常擁騎從來自稱得封王昵之如故張與家人皆微聞其聲或露衣裾或露一手一足及半體帷帳外迎四年王亦殞自是絕影響閨戀中談沈為其尊人莊敏公沈夫人之侄得最真四十處子守貞不字六年之昵未足稱報此沈所以甘心也王亦賢哉何不念張寡情

韓太學穀

韓太學穀妻沈氏韓歿停柩於堂生時溺一小妾丁氏稚而美至是女常與歡合供食皆若啜噉炎夏具浴湯亦聞水聲丁始

疑則曰吾為爾遠来何須咨也或就沈語家事如常沈挹其體冷甚殊畏怯推之就丁亦两相歡沈以為不經恐招外議乃聚族人及陶氏两甥隔帷與語甚悉曰吾娶丁為嗣計不意遽卒吾家陰陽宅皆不吉故致絶賅尚兾繼叔氏之孫令渠亦不自保其柰何即更宅亦無用矣吾當再生蕭山董氏為女子吾本賫恨故不瞑目抠歸去矣逾年冬葬訖遂不来丁感其意孀守数年懋中談沈即銀臺卿東之姪女於陶至戚云

蔣仁蔣仕

萬曆己亥二月高郵河西蔣仁白晝見二鬼持陰府牌攝巳仁大哭鬼曰且勿哭我往山西攝人還為五月四日始攝爾去及期果至仁故挟詐者曰公縱我當厚報二鬼曰陰法安能縱汝曰對河有蔣仕公但從牌生加一直則仕往仁生矣事犯不過

謂書者誤何害我鬼從之得冥錢無筭仍令將鈔錠線穿繫歸
已其夜人報對河蔣仕死仁大喜謂不死僅隔一日前鬼至曰
前情陰府盡知將我同伴授大榜百我初不從故得免仁聞即
𧬘死仕復活亦言其事時金谿江大慶過高郵得之